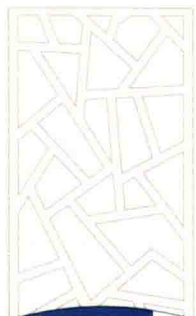


三思齋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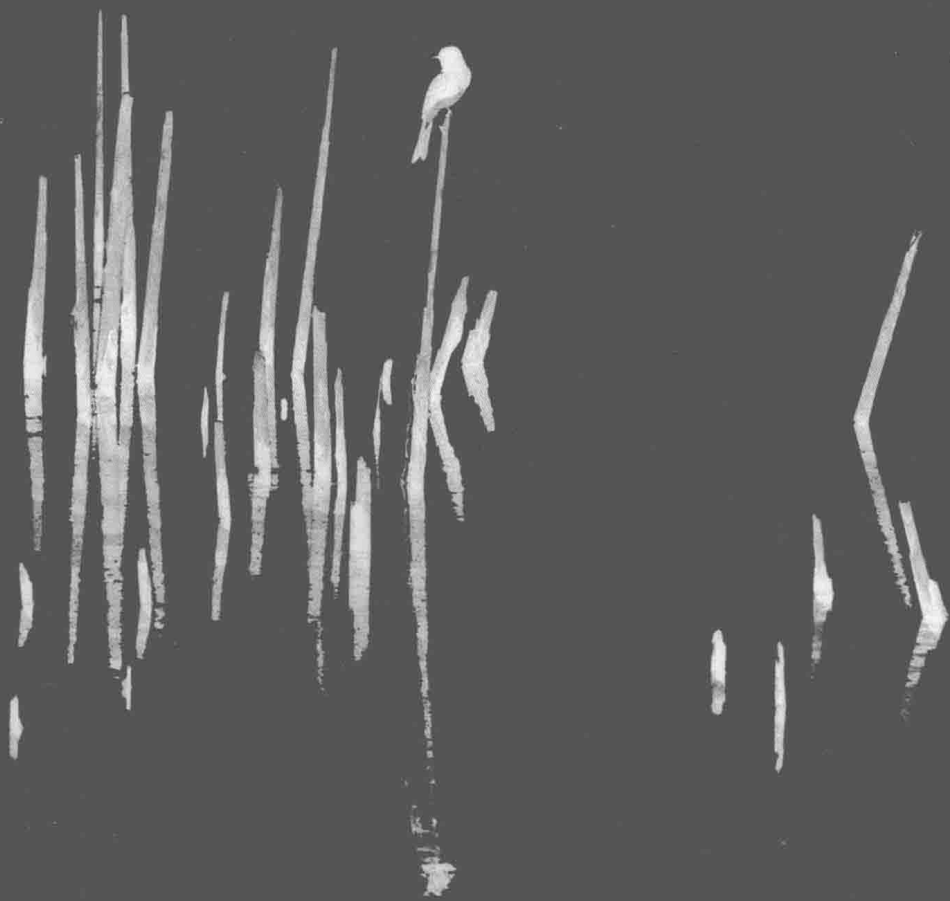
管雄 著
张伯伟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三田心齋文集

管雄 著
张伯伟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思斋文丛 / 管雄著;张伯伟编. —南京:南京
大学出版社, 2017.4

ISBN 978 - 7 - 305 - 18190 - 0

I. ①三… II. ①管… ②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
学理论—文集 IV. ①I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141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三思斋文丛

著 者 管 雄

编 者 张伯伟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 - 83685720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56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8190 - 0

定 价 54.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 训诂略论〔一〕 (3)
- 训诂略论〔二〕
——黄季刚先生论小学十书 (6)
- 略论《汉书》纲领 (11)

第二辑

- 读章炳麟救学弊论 (19)
- 文字学的功用 (23)
- 唐以前诸家《汉书》注考 (31)
- 汉书古字论例 (58)
- 《史通》论《史记》语抄撮 (69)
- 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校记 (81)

第三辑

- 离骚剩义 (105)
- 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谢灵运山水诗专论之一 (125)
- 说“兴会标举”
——谢灵运山水诗专论之二 (134)

说“芙蓉出水”和“吐言天拔”

——谢灵运山水诗专论之三…………… (143)

声律论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 (159)

论“文”与“道”的关系

——读《文心雕龙·原道》札记…………… (181)

错误百出之《人境庐诗草》的重印本…………… (198)

附录：古直与管雄论《人境庐诗草》重印本诠释之正误…………… (201)

论黄季刚先生的诗…………… (203)

第四辑

复华室日札…………… (211)

第五辑

泉山诗稿…………… (245)

集外诗联…………… (262)

第六辑

回忆…………… (267)

回忆创建初期的江宁县中…………… (270)

纪念金嶧轩先生…………… (272)

附录

管雄简谱…………… 管嗣昆(277)

管雄先生小传…………… 张伯伟(280)

忆父亲二三事…………… 管嗣昆(285)

追忆管雄先生…………… 钱南秀(288)

绕谿师的“藏”与“默”…………… 张伯伟(290)

藏山文字纸千张




——记管雄先生…………… 左健(294)

《隋唐诗歌史论》读后…………… 张伯伟(298)

编后记…………… (302)


第一辑

一、训诂之方式

训诂有本有者，有后起者，不知本有之训诂，不能说字，不知后起之训诂，不能临文。所谓后起，即引申也。如子，男子之美称也。此为引申之训诂。按像小儿生襁褓中之形，古时幼谓之子，长亦谓之子，男谓之子，女亦谓之子，《礼》有“女子子”之文，言女子的子也。后生男谓之子，女谓之女，又以力田称男，此为畜牧时代之故，重男轻女之风因是而起。《仪礼》重父而轻母，轻女之风盖盛，故子专为称男，而女不得称焉。《三国志》称孔融鲁国男子、张冲吴郡男子，释言即鲁国好汉、吴郡好汉之义也。孔子云者，即言姓孔的一个好男子也。又，《说文》：“择菜也，从𦰩，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𦰩。”按右，又之假借，若正宜作，故许氏以择菜解之。一曰“杜若、香𦰩”者，所以明从艸之义。若，如也，顺也，尔也，皆后起之义也。原训诂之理，不论本有与后起，不外三式：

(一) 相容如元，善也。

(二) 相入如至，犹善也。按善，人性之至美，故云然。

(三) 相拒如體，犹分也。按體《说文》总十二属也。（头属三：首、面、头。手属三：臂、肘、掌。身属三：胸、腹、背。足属三：腿、胫、趾）总谓之体。

二、义训与声训

义训在训诂中颇少,《说文》中十之一二而已。所谓声训,字之发音有关系,音相近则宜相同,此在《说文》中为常见。今义训反通行而声训反有不及者。《说文》元,始也。《尔雅》初,始也。按元,喉音、元韵。始,舌音、哈韵。二字在声韵并无相连之处,徒以观念相同,故取以训释耳。又匹,唇音、质韵,偶,喉音、有韵,二字声韵不相涉,而可互训,故凡与文字声韵无直接之关系,而仅仅以观念相同者,皆谓之诂,如潇水、湘水何以名为潇为湘皆不可解。真正之训诂,须从声音上明其究竟,兹举数字为例:

(一) 𡗗《说文》: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

按《说文》“颠,顶也”。颠为一人最高之处,天为一切物最高之处,天之所以颠,犹今时言顶好的东西为顶好之比也。《易》曰:“其人天且劓。”天,刑也。故剃头亦谓之天。天有大义,有至义,有上义,皆可于声音中明之:

天,舌音,透母,光韵。

大,舌音,定母,曷韵。

至,舌音,定母,屑韵。

上,舌音,定母,唐韵。

(二) 𡗗《说文》: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

按《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广义言之,古写字者为史,认字者为吏。狭义言之,吏史皆刑官也。《孟子》:“为天吏可以伐之。”犹以吏为刑官也。

𡗗(吏)舌声,来母,哈韵。

𡗗(史)齿声,心母,哈韵。

吏字亦可读齿音,如→列也,驶疾也。故吏字未造以前,即用史字。又𡗗,《说文》“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之声”,古时主客不分,衙门与管衙门者相同,故寺吏亦同字。

(三) 𡗗《说文》:始也,从一从兀。

按《说文》:“元,始也。从一,从兀。”“兀,高而上平也。从一在人上。”高而上平者,至高无上之谓也。故元可释为始义。

一 喉音、影母、屑韵。

兀 喉音、疑母、汲韵。

元 喉音、疑母、寒韵。

此三字皆同音，故取以训。故义训苟取以相明而已，真正的训诂，乃在音训。

三、训诂之形成

凡训诂有三形式：

(一) 互训(代诂)：如元，始也，始亦元也。丕，大也，上，高也。下，底也。此以普通字解释奇殊字，谓之互训。

(二) 义源：如天，颠也。天何以有颠义，因天、颠同为舌头音，凡在上之物皆读舌头音，头首之首，手足之手，古皆读天音，盖首为一身之上，手为四肢之上故也。首、头、颠、顶、题，别言有分，合言无别。颠之训天，同为舌头音，此之谓义源。

(三) 义界：如“吏，治人者也”。译言即有一个治人的东西，可见不能治人者不得谓之吏。“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能事神致福者谓之礼，否则不得谓之礼，此义界也。

古今训诂，不能越此三例。

四、小学家之训诂与经学家之训诂

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不同，说字之训诂，须将一字中之意义包括完尽，如《说文》“禔，安福也”。安福二字并行，若云安也，福也，则安福无关系矣。若云安而福也，则安重而福轻，此所以必须安福连文也(又《说文》悉详尽也，亦然)。至临文解释之时，则安福二字须分开用。禔有安义，未必有福义；有福义，未必有安义。故说字之训诂甚宽广，至解文时仅能于说字中割取一部分而已。又如《说文》“𡥉，小谨也”。临文解释须将𡥉小谨之义分开。如专门之学无小谨义，乃专一也。故小学之训诂取其通，经学之训诂取其专，二者截然不同也。

训诂略论〔二〕

——黄季刚先生论小学十书

此蕲春黄先生于民国二十一年夏假金陵大学所讲，由雄记录存稿。时先生寓居大石桥，长日炎熇，咄咄逼人。乃相约于每日日出前一小时赴讲。雄与长沙易家燊、泰和彭绩淡、郟县殷孟伦自文昌桥中央大学宿舍往。晨风泠然，吹我数辈。约一月许讲小学竟。自遭兵乱，稿帙沦丧，匿衍所藏，独全此篇。而师容眇邈，故旧星零，展诵怀人，感往增怆。

二十九年十月二日管雄叙

目录之学有二：一为使人知一门学问之途径，于学者最有益；一为菜单式的目录，不论好丑，淆然俱陈。其起源甚古，《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所谓书名即《尧典》、《禹贡》之类。至“目录”二字连用，则出于刘向之文。按目字之义，即《论语·颜渊》“请问其目”之目字。录字正作录，引申为记录之谊，载籍浩博，撮其指意，录而存之。故目录本为二事，今人称目录，连言之也。

孔子之书今存者，《易传》、《书序》、《孝经》、《春秋》及《诗》而已。八卦传演为六十四卦，每一卦为一书，即为目录。《尚书序》百篇，亦为目录。《诗序》古称义或篇或篇义（见《南史·陆澄王俭传》）。使《诗》而无序，《关雎》一章，即不得其义。古代无目录之专书，至班固撰《汉书·艺文志》，综录群书，于目录学上另辟一时代。《汉志》本于刘向《别录》及刘歆《七略》。刘向初校书，每书皆有一序，如《列子》、《春秋》序，《战国策》目录序，既有序，更有别录者，亦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有简明目录是也。

目录之学,如门之锁钥,其内涵为版本之学,名目之学,序跋之学,点缀之学,故目录学为入学之门径,而不可终身为之,其功用在于定是非,辨真伪,考存亡。惟辨真伪常有误人者,今所传《古文尚书》,确为伪书矣。若今文家之攻击《周礼》,刘逢禄之攻击《左传》一部分,以及近人之攻击《史记》,皆未得定论。若《马融忠经》为唐人作品,《天禄阁外史》为明人假托黄宪之作,《杂事秘辛》亦为明人伪纂,吾人以此类书当历史读,固为不可,以为文章或小说读,岂无所取?他如《列子》为伪纂书,谈哲学者不得舍其书。《孔丛子》、《家语》为王肃伪托,而学者往往引为典要。此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所以不足为贵也。

古今坟籍,浩如烟海,不能尽读。郑康成云:“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此确为持平之论。若汉武帝自言“九流七略,遍皆通晓”,非尽然也。今之为目录学者,徒炫博学之空名而已。庄子云:“先王之蘧庐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目录学亦犹是。即小学亦然,求能读古书已耳,若专拘拘于象形指事,此画大空之鸟迹也。

凡各门学问书籍,皆宜分为三类:一根底书,二门径书,三资粮书。小学之书,无虑几万卷,而其中有不能不读之书在,是为“书的书”。譬如读《皇清经解》,不读《十三经注疏》、《经典释文》可乎?故《注疏》与《释文》为经学中“书的书”,即根底书。《经解》不过协助经学之不足,此资粮书也。所谓门径书,如通论经学之书即是。

今请言小学根底书,小学根底书又可分为三类:一完全存在之书,二不完全存在之书,三经史传注与小学有关系之书。在小学中完全存在之书,真可为吾人根底者不过十书而已。而此十书为自来研究小学者所未能贯通融会。今区为二类,略加诠释如左。

一、《尔雅》。共十九篇。《释诂》周公作,或谓周公作一篇,不知何篇也。初作《尔雅》注者犍为卒史臣舍人,或云姓郭,仅以《文选》注一条为证,大概此书为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者。近人廖季平谓《尔雅》为今文,亦近谬说。

二、《小尔雅》。王肃作,与经传相应。

三、《方言》。扬雄作,初名《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底本出于严君平、林闾、翁孺。前后积二十七年,以铅摘次于槧。《方言》“敦丰”条下云:“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故子云作《方言》,必先征问各地之方言而后征之古书。如“《燕记》曰:‘丰人杼首。’杼首,长首也。”“故《传》曰:‘慈母之怒子也,虽折蓂笄之,其惠存焉。’”此征之故书雅记者。但所谓《传》,不知何书,今已不可见。子云作《训纂》以方《凡将》,作《方言》以比《尔雅》,故西汉小学,当推扬雄为第一。

四、《说文》。东汉许慎纂《说文》，始有据形系联之小学书。元吾丘衍谓《说文》五百四十部之说，本于苍颉，此实大非。《说文》部中字之排列，不以意义为次，即以声音为次，间有颠倒之处，不足为病。秦篆三千三百字，《说文》增至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方言》集天下之音，《说文》实集天下之字。二君拾遗补阙之功，万古不泯。按当时新增之字，实不止六千，叔重去其不合六书者，如《周礼》故书、《仪礼》古文、三体石经之古文小篆，若颿(风)、颿(暴)、第(弟)、口(是)，皆叔重所见者，而《说文》不收，此其弃取有方也。

五、《释名》。刘熙撰。知义出于声，故于小学中自成一家。

六、《广雅》。魏张揖撰。集群书之训诂以接《尔雅》者也。

以上六书为根底书之甲类，最为精要。

七、《玉篇》。原本为顾野王在梁时所作，宋陈彭年修。以原书论，先于《切韵》。以修刊论，先于《广韵》。宋人言“篇韵”，即指《玉篇》、《广韵》而言。近人不喜看《玉篇》有二因：一不易翻检，二说解不详。而《说文》以下字书编制体裁之佳者，无有逾于《玉篇》。故治《说文》者，不得不看此书。惟其后屡经增改，注文既多删削，次第亦皆凌乱。顾氏原书现存者不过十之一二。《古经解汇函》尚存一部分，宋人名《大广益会玉篇》，日本有《玉篇》零卷，刊于《古逸丛书》中。

八、《广韵》。集《广韵》者八人：刘臻、颜之推、魏渊(《北史》作魏澹)、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中惟萧该小学最深。全书共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字，并重见者而数之。自《广韵》以后，《唐韵正》以前，吾国韵学极为混乱。《礼部韵略》出，韵目为之混乱。《韵会》出，字母为之混乱。《中原音韵》出，四声为之混乱。三者混乱，音韵即无从着手。故今日而言音韵，不得不以《广韵》为本而求其正。长孙讷言云：“此斟酌古沿今，无以加也。”诚为确论。

九、《集韵》。韵书以《集韵》为最完备，《集韵》韵例云：“景祐四年，宋祁、郑戡建言先帝(太宗)，时陈彭年、丘雍因陆法言韵所定，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因诏祁与贾昌朝、王洙同加修定，丁度、李淑为之典领。今所撰集，务从该广。经史诸子及小学书，更相参定，凡字训悉本许慎《说文》。慎所不载，则引它书为解。”(此异于《切韵》以来诸书者一)“凡古文见经史诸书可辨识者取之，不然则否。”(《康熙字典》诸书不知此例，故所载古文最为猥杂，循其书而用之，多成笑柄)“凡经典字有数读，先儒传授，各欲名家，今并论著，以粹群说。”(此可见《集韵》全以陆氏《经典释文》为蓝本，陆氏书既集群经音义之大成，《集韵》集韵书之大成宜矣)“凡通用韵中同音再出者，既为长，止见一音。”(此例最谬，此所以必待《类篇》为之补苴罅漏也)“凡经史用字，类多假借，今字各着义，则假借难同，故但言通作某。”(此例亦简略过甚，必赖后人为之补

正)“凡旧韵字有别体悉入于注,使奇文异书,湮晦难寻,今先标本字,余皆并出,启卷求义,烂然易晓。”(此例示亦最便检查)“凡字之翻切,旧有类隔,今皆用本字。”(虽随时变通,而仍失旧贯之美矣)以上为十二凡例中之最要者,余从略。全书字数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对《广韵》言)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按五万有奇之数,亦计复重而得之。若除去重见者,则止有三万余字。《类篇》序云,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是其证也。《集韵》不便于考试,故自《礼部韵略》之后,《集韵》渐渐衰微,且《韵会》、《正韵》等书,纷纷妄作,于音理破坏无遗。明人《字汇》、《正字通》等书,猥滥已甚。《康熙字典》,益为芜杂矣。清世小学先师,多留心此书,段懋堂于《集韵》用功最深,尝云《集韵》所用《经典释文》,乃陈鄂未经改定之本,此最有识。次为王怀祖于《集韵》亦研求甚切,见陈硕甫《王先生述》(今在《高邮王氏遗书》编首)。硕甫本王氏之教,毕生研治《集韵》、《毛诗》二书。往年《毛诗传疏》刊成,《集韵》竟未勒定,甚可惜也。

十、《类篇》。《类篇》之成,本以《集韵》为底稿。故《类篇》亦一最完具之字书,全书共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部首字依五百四十部旧次。部中字依《广韵》为次。四声排列,缺隔甚少,此书以姚刊三韵(《集韵》、《类篇》、《礼部韵略》)本为最易得。

以上四书,为根底书之乙类。

根底书十部,前六书尤为重要。《尔雅》须先看邵晋涵《正义》,次看郝懿行《义疏》。因郝袭邵之处颇多,又往往没其名故也。其余诸家,不可胜数,校辑古注,以黄奭为备(在《汉学堂丛书》中,今易得)。审勘文字,以严元照《尔雅匡名》为最精(广东刊本最佳,《续经解》、《湖州丛书》中亦有)。《广雅》虽为补续《尔雅》之作,而王念孙《广雅疏证》却为研治训诂入手之书。其书征引训诂,求其通假,不独合于古音,并求合于等韵。可谓毫发无爽者也。《小尔雅》为书甚小,不足为专门。而搜讨之勤,以宋凤翔《训纂》本为最(在《龙溪精舍丛书》中,《续经解》亦有之)。《方言》近无佳本,卢文弨、戴震所校及近世王先谦合校本,皆不堪用。以《四部丛刊》本为不失真相。研寻之法,须自得师矣。《释名》亦以《丛刊》本为佳,异于毕沅辈所妄改者(沅书实江良庭声所代为)。《小学汇函》本尤不可信。此书在今日宜再下一番理董之功。《说文》一书,说者蜂起,不得其要,只增迷罔。如近日书肆之《说文诂林》,昧者以为便于剽窃,不知庞杂彭亨,若任公之钓,六鳌俱起,反无操刀而割处也。学者必须耐心刻苦,专看大徐校本,辅以小徐(小徐讹误实多,又楚金好作华辞,不关理要,亦可厌也),必令本文稍能成诵,然后涵濡饜饩,左右披寻,必理在难民,非师不瞭,以后问人,或则展卷则用日少,而畜德多,苦摭拾群书,或妄创异解,非屋下架屋,则凿泉使深,虽著书盈帙,亦秕稗尔。董遇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近日余杭章氏,不能不

推为斯学魁儒，予见其案头除石印本大徐《说文》外，更无段、桂诸家之书，知斯学纲维全在默识而贯通之。纷纷笺注，皆无益也。

（原载《浙江省立图书馆通讯》1942年第2期）

黄侃遗作 / 略论《汉书》纲领

此文曾掲載于金大砥柱文艺社社刊，外间流传不多。各方函索者颇众，因重载于此。

——编者

《汉书》叙传，“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又云，“纬六经，缀道纲”。班氏子承其家学，学无常师，备闻今古文大师说（肃宗时诏诸儒于白虎观论五经异同，使固纂集其事），而尤好古文，观所自著文，《幽通赋》引左氏几及二十事，典引谓承尧后（《王命论》已有其言），则亦左氏之说也，其为《离骚》序，则讥屈子用羿羿二姚，与左氏不合，此尤笃守左氏之明证也。《地理志》序，“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谓所引职方氏文）《春秋》（谓志中所举见于左氏之地名）”。是则班氏撰志，尤多取于古文，班氏虽无专师，而最心折于刘向夫子（《五行志》用向、歆说居多，《律历志》全本子骏，《艺文志》即子骏《七略》也），故其学于古文为近。至其书中所载授经次第，及诸家经说，皆足以考见两汉术之大凡，此《汉书》益于经术之概略也。

《史通·六家篇》云：“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又云，“所可祖述者，惟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正史篇》云：“《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即章怀《后汉书》班彪传注中所诂之杨城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鸿、段肃（固传作‘殷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讫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

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谓续太史公之后也，其书仍称《史记》）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乃起元高皇，终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上下洽通，为《汉书》纪、表、志、传百篇。其事未毕，会有上书言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京兆收系，悉录家书封上。固弟超驰诣阙自陈，明帝引见，言固续父所作，不敢改易旧史（按据此言则知后人讥孟坚攘父所作而隐其名之谬。古人受业父师，不明著之者，以人皆知其说之出于父师也。郑君注《周礼》，征引杜兴、郑众之说甚多，独于其师马季长之说少有明著者，以人皆知其学受于马君。其所不著者，必本之师说，虽不著犹著也），帝意乃解。即出固，征诣校书，受诏卒業。经二十余载，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后坐窆氏事，卒于洛阳狱中，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为文，奉诏校理，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读即后世所谓音义之学。古者音义皆非师莫得。故往往一字而数家异读。此非有意立异，亦非音理必然，由其师说之异耳。）其八表、《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马续（融同产兄援从孙也）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类本书。始自汉末，迄陈世，为其注解凡二十五家（始为《汉书音义》者度子慎。其家姓氏爵里皆见颜师古集注卷首。数之但有二十二家，合师古亦只二十三人也）。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并重。”据此二文，是班氏之为书，远绍太史，近本过庭，中纂通人好事，至于大小，故能采掇菁英，独传纲领，永为后世所宗。至《汉书》所引旧言，惟冯商、班彪、刘向、刘歆、扬雄之言，尚可擿究，余则淄澠共器，不可判分矣。此《汉书》成立及其史法之大略也。

《汉书·叙传》言正文字，《艺文志》小学家识语称，“臣复续扬雄作一篇”，班氏之于小学，盖甚深邃，其说《尚书》，大半用古文，则《地理志》所载诸说是也。寻正名之言繇孔子，故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礼堂所臧，古文诸师所诵，习其字体，皆远本仓圣，孟坚之正文字，由斯指也。今本《汉书》如“瞻”皆作“澹”，“藏”皆作“臧”，“草”皆作“艸”，（《说文》艸下云古文以为草字）斯其正文字之明证也。至有讹俗糅杂其间，则皆流俗传写之离真，而非孟坚之古籍也。颜师古集注叙例云，“《汉书》旧文，多有古字解说之，后屡经迁易，后人习读，以意刊改，传写既多，弥更浅俗，今则曲覆古本，归其真正。”据此，则《汉书》古字之幸存，颜监之力非细，《史记正义》论例云，“《史》、《汉》文相承已久，如‘悦’字作‘说’，‘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案尔汝之汝字本皆应作乃。汝水名，由女得声。此则舍形而存声，以右为质也。），‘早’字作‘蚤’（此则纯由通假。然此例古文已有之，故《说文》曰，疋，古文以为雅字。鼃，古文以为朝字。此则马班虽演用通借，亦必论之于古文也。）。缘古少字，通共用之。”（此语须加审核，《史》、《汉》本有此古字者，方是好本。）据此两文，则扬、刘、张、杜之后，